

五四一百年， 民主路何其遥远？

石谿达 / 文 2019 / 5 / 4

五四一百週年 × 當下思考與運動
專輯



思想與運動的交匯處

WWW.REIGNITEPRESS.COM



五四一百週年 × 當下思考與運動專輯

2019/5/3

〈五四一代人的“爱国”，你我真懂吗？〉
〈到底谁是“新”儒家？——论五四的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

2019/5/4

〈五四青年給今日“不激進青年”的一個大抱抱〉

〈五四青年的工學實踐〉

〈五四一百年，民主路何其遙遠？〉



更多專輯文章請見 WWW.REIGNITEPRESS.COM

编案：

“怀火”是一个致力于交汇思想与运动书写的平台。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怀火”的青年作者在重新阅读五四历史、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下的思考与社会运动，通过回看五四来重思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文化与精神现状。我们试图把五四从官方宣讲、历史教科书和纯思想史与历史论辩中“拯救”出来，让更多读书从五四的不同面向获得对当下的启发。

“五四一百周年×当下思考与运动专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推出：

#爱国主义：从五四时期“爱国主义”作为回应被问题化的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探讨彼时“爱国主义”的丰富意涵及其当下的扭曲；

#新儒家：在剖析新儒家对五四、中西文化、民主与政治的论述基础上，批评当下由国家主导的儒学复兴；

#青年：从五四时期青年成为重要历史角色的脉络出发，以五四青年精神状态的“背面”为资源，寻找今日“不激进青年”政治化的契机；

#民主：从五四至今关于民主的思考与实践，讨论今天我们如何继续未完成的民主；

#工学联盟：学生在面对工人时，逐步透过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与工人相结合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民主的尝试，我们也不乏民主的公共讨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呼民主的口号已经一百年了，何以我们依然没有民主？

一、前言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这源自于新青年们对于时代的深深不满：在政治上，辛亥革命过后，不仅没有实践真正的“三民主义”，反而出现军阀割据；在文化上，中国人还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最大多数人还不觉得民主是与自己有关的事业。作为五四新文化的目的之一，民主的目标是——正如陈独秀所说——实现一种转变：“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

国民政治。”

然而，百年来的我们的民主实践却举步维艰、成果寥寥，巨大的挑战仍然横亘在我们面前。

从 191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中国并不缺乏实现民主的尝试。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最先失败了。这首先是因为胡适所依附的政治力量和知识界力量没有推进民主的意图，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渐进式改革方案发动不了任何阶级的力量，无力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对中国的统治，更不用奢谈实现民主。反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探索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又重新融入了世界市场。在惨烈的 1989 年学生运动疾呼民主之后，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新中国的民主建设依然乏善可陈，甚至近年来屡屡有倒退之势。

二、历史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并不总是反民主的，相反，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史上并不缺乏民主的尝试。延安时期

(1935-1948)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次有规模的尝试，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的民主称为“用脚投票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逻辑非常简单：相信哪个政党的主张与路线，就支持哪个政党。历史见证了这种投票。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成功，必定是建立在农民阶级主动支持的基础上。这个时期“用脚投票”最突出的证据是，一批有革命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全国到延安来投身运动。不支持革命的，当然也会主动远离革命。批评者非常愿意把中共对思想与文化的管制追溯到延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证据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这种批评剥离了历史的情境，对当时的青年人并不公平。延安的知识青年之所以愿意反省，甚至抛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趣味，融入农民生活并且为了劳动人民而创作，正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文艺工作发动群众、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们相信，文艺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早日实现。

然而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中共的路线问题一直“潜伏”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在路线与

民主建设的交锋底下，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发动了。这场运动中蕴含着复杂的矛盾，一场追求无产阶级民主的运动与最有封建特色的个人崇拜神奇地搅在一起，除了一批有理想的青年以外，当权派与野心家都试图利用它。文革的民主尝试酿成了很多悲剧，证明了在群众力量尚未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前提下，也即是阶级民主力量还不足的情况下，已经当权的列宁主义政党要依靠文化大革命来重建共产主义理想和内部民主是不可能的。人民民主专政走到了它自身的反面，逐渐沦为专制的借口。

而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文革最大的教训是要对威胁其统治的社会变革更加警惕，这种警惕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改革开放后对“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重视。

改革开放重燃了自由派的热情，八〇年代开放的公共舆论催生了活跃的民主讨论，但同时价格双轨制与市场化改革带来了剧烈的经济波动、急剧增加的贫富差距与腐败问题。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矛盾催生了1989年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的《新五四宣言》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极大地忽

视了民主建设”，以至于出现了“政府机构臃肿、贪污严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然而，运动导致了当权派对言论自由的激烈反弹。如今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不仅学生们呼吁的民主建设没有推进，八〇年代开放的媒体空间也消失殆尽了。近几十年来，所谓自由世界对中国缺乏民主的批评从未间断过，这种批评以人权问题、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政党独裁、劳工权利等不同形式出现，又不断遭到官方的反驳。

三、思想上的论战

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民主的尝试，我们也不乏民主的公共讨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呼民主的口号已经一百年了，何以我们依然没有民主？

从五四开始，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上一直处于竞争关系。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缺乏民主的现状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在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叙事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内涵丰富、包容性强的百家争鸣，活跃的思想团结在“自由与民主”大旗

下，形成了批判封建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又印着政治底色。陈独秀提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并不是因为不关心政治，而是因为当时北洋政府的时政彻底腐朽、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新文化运动面向国民的思想变革，希望通过自由与民主思想的普及，最终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彻底变革。

然而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启蒙在中国没能完成。批评者认为，后来迫于革命的形势或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变成了政治化的社会运动。1939年，毛泽东的《五四运动》将五四重新解读为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爱国运动。当五四新文化被简化成爱国主义运动时，新文化的多样性讨论就会被忽视。尖锐的自由主义者批评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崇拜最终导致了一个政党的集权。

另外一些人道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启蒙不足导致的封建思想残余。八〇年代引发舆论热议的李泽厚认为，五四以后“救亡”压倒“启蒙”，所以军队的纪律取代了思想自由，对小农的革命动员取代了对小农思想的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与思想的自由被抹

杀了。所以，新中国的民主建设最需要补上的是“启蒙”这一课，让民主思想真正深入人心。

重新呼唤启蒙，意味着新闻与言论自由，意味着个人的价值被重新承认，意味着保障人权、加强法制，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思想自由市场上的百家争鸣。对普遍人权的信任与追求是自由主义对中国民主问题开出的药方。

历史学家余英时强调五四是思想内涵丰富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混杂着各种东西方的思想倾向，而且五四人物的观念也往往在传统与西化之间流变，并不能被一个传统与西化二分而简单化。然而，沉迷于思想史细节探寻的学术研究往往倾向于浪漫化五四时代的思想纷争。正如罗志田所说，五四的思想论战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思索救亡道路上的苦苦挣扎。西方在理论与现实意义上都是分裂的。西方的主义分裂成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列强的现实形象分裂成了需要学习的现代强国和需要反对的帝国主义列强。五四不是为了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五四是为了国家与社会的解放而需要要思想解放。

四、历史经验不该忘记

然而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人人有思想上的自由、人人有民主的追求，这听起来很美，实践起来却很远。中国的自由与民主观念如何深入人心，又如何促进民主的实践，是当前的讨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是有益的，我们首先要避免是一叶障目，因为一种主义或一种批评而否定历史上不同形式的、成功的或失败的民主尝试。自由主义的西方是一种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也是一种传统。盲目同意今天的官方话语，认为五四以后革命成功的经验就是党的领导、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显然是忘却历史，忘却了曾经的民主集中制是以用脚投票的民主为基础的。但是，一味地宣传普遍的人性、只认识一人一票的民主，却不考虑现实生活中民主运动挑战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又何尝不是忘却历史，忘却了建国后两次大规模民主的尝试？

思想上的复古显然不是出路。鼓吹从传统文化中获得自信又独

立的个体的思想，往往会被残留的封建意识形态所利用，最终被国家裹挟、成了维护当前秩序的工具。进步的主义的中心应该是要打破旧秩序的，而不是尽力在旧秩序中寻找合理性。

五、民主的新时代内涵

今天我们要重新举起五四运动的民主旗帜、继承五四的精神，这并不只是为了批评中国民主的失败而发发牢骚，而是为了思索中国民主的现实出路，思索中国实现民主的现实可能性。

民主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在最现实的意义上，民主就是推翻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推翻一些群体对另外一些群体系统性的压迫与歧视。所以民主精神同时关心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所有系统性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指责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的虚伪是有道理的，因为代议制民主没有动摇男性化的、白人为主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勇敢地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曾经被压迫的大多数人。

女性主义者指责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因为女性依然是被压迫的，自由主义者大概不会反对；反种族主义者指责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因为少数族裔依然是被压迫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也不会反对；马克思主义指责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因为无产阶级依然是被压迫的，自由主义者想来也不会反对。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要不要追求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上是有分歧的，但这种分歧现在并不是主要的。“国共合作”不会是历史上的记忆，也将是未来的事情，只要能够厘清大家的底线何在。

六、民主的真问题

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触碰到了什么是中国民主讨论的真问题：当今中国被少数人压迫与统治的绝大多数人是哪些人？他们要如何启蒙？他们的民主实践应该如何展开？

沿着阶级的、性别的、政治地理的谱系，我们可以有很多反思。在这里，我们想提供一种回答供讨论。目前中国民主问题最突出的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民主问题，尤其是以两亿多农民工为代表的

新工人阶级，同时也包括国企工人与 IT 等新行业的新技术劳工。

工人们长期的民主实践是积极的政治参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这是我们长期的目标。工人最直接的民主实践是参与生产事务的管理。当工人无法参与生产的管理，往往还缺乏劳动保护、健康受到威胁，甚至被自己的劳动异化时，反抗就发生了。那么，工人在生产领域的抗争活动为什么不是民主参与的一部分呢？工厂工人的罢工与抗议、职业病与伤残工人的维权活动、程序员对“996”的控诉，哪一个不是公共意见的民主表达呢？

这样看来，民主的启蒙问题也不难解决了。从来没有超越了具体权利的抽象自由和民主。民主和自由不正是由具体的健康权、工作权、劳动保护权、言论自由权、集会与示威权构成的吗？普及自由观念与民主实践的启蒙运动，最好的立足点不正是劳动者参与生产空间管理、劳动者要求劳动权利保护、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活动吗？

七、尾声

在中国追求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阶级的、性别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挑战，我们有很多。五四运动已经一百年了。五四越久远，我们这一代青年越感觉自己需要五四精神。当代青年要继承五四精神，依然是要呼唤思想解放与独立思考，要高举民主的大旗，要饱含对社会与国家进步的关切。一百年过去了，到底我们能不能走进历史，走向未来？我们呼唤新时代的思想交锋，到底谁能直面当今中国的阶级现实、谁能解答几亿人生活苦难的真实来源、谁能对时代提出振聋发聩的诘问、谁能指导社会行动的方向，谁就会是时代青年选择的信仰。

参考文献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1989）《新五四宣言》，见“64memo”，

<http://www.64memo.com/b5/8799.htm>

李泽厚（2008）《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林毓生（1994）《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罗志田（1999）《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毛泽东（1939）《五四运动》，载《解放》1939年5月1日，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90501.htm>

——（1942/194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4205.htm>

余英时等（1999）《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